

文物古迹

传世灰雕绝不仅有 卢氏旧居正重焕生机

孟彤晖

老建筑里隐藏着许多动人心弦的老故事,我们或许能从文人笔墨里,在泉水旁摇扇纳凉的老人口中略寻一二,但时光变迁,日月斗转,老建筑在斑驳中不断消失。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为了守护记忆中的老城,近几年政府对一些老建筑进行了修缮、维护,位于济阳回河街道的卢氏旧居就是其中一座。旧物换新颜,镌刻在济南人记忆中的老建筑如今是何种模样?为此,大众网记者近日来到正在修缮施工的卢氏旧居进行探访。

灰雕绝不仅有 雕刻手艺濒临失传

2019年8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济阳回河街道举人王村的卢氏旧居,据了解,卢氏旧居是北洋上将卢永祥在老家济阳回河街道举人王村修建的集住宅、宗祠、学校于一体的建筑群。

还没进大门,记者的注意力就被位于祠堂车棚门楣位置的灰雕吸引了,灰雕描绘了生机勃勃的草丛、硕大、优美的花朵还有一只潜藏在草丛中的公鸡,花纹图案精细精致,公鸡雕刻的灵动活潑、栩栩如生。虽然在经过风吹雨蚀后,灰雕已经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从留存部分一窥雕刻技艺的高超。对于灰雕的寓意,卢氏旧居修缮工程负责人陈维华有话说,“这只公鸡雕刻在车棚的位置,代表着‘出门大吉’。”随后,记者在陈维华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大门西侧的嘉惠小学,在嘉惠小学大门的门楣位置同样设置一副硕大的灰雕画,但内容却大不相同,竹子、荷叶之类的植物锦簇的的占满整幅画面。“这上面雕刻的图案是希望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将来可以成为高风亮节、清静纯朴的君子。”陈维华说,“这种‘灰雕’绝不仅有,雕刻技巧濒临失传,我们正在从南方寻找手艺人来承接人来进行灰雕的修复工作。”据济阳博物馆馆长王邕介绍,“灰雕”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艺术载体,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记者在随后的探索之旅中更是惊喜不断,象征着“聚宝生财”的砖雕,被雕刻成如意的拴马鼻,一件件寓意深远的雕饰显示出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也吸

引着人们进一步深入卢氏旧居。

在欣赏完雕饰后,记者来到主门前,主门经过修缮,仿佛从风烛残年的老人摇身变成了青春靓丽的少女。门楣宛若裙摆般绚丽多姿,上面点缀着花瓶、莲花的图案。屋檐尾端高高耸起,气宇轩昂的向世人昭示着自己重新获得的生机活力。在门楣正中间的位置,是三幅尺寸较大的彩画,最左边是“松鹤延年”,中间是“蝴蝶富贵”,最右边是“高官厚禄”。陈维华说:“最有趣的是中间的蝴蝶富贵,蝴蝶通老耄,有富贵吉祥、健康长寿之意。同时‘蝴蝶富贵’也是济南市天桥区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了解,蝴蝶富贵是流传于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沃家庄、北坦庄一带的舞蹈和灯彩艺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一把刀”型建筑格局 蕴含特殊含义

进入主门,由南向北,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三进院落以主门为中轴线,营造出平衡和谐的美感。陈维华说:“在过去,只有在有祖宗祭祀时,祠堂正门才会开,平时想进入祠堂都必须从侧门走。”

怀着敬畏之心,记者重走了一遍过去的祭祀路线,沿着铺设的石砖地板缓步前行,身在其中,心中便浮现出几分庄重的仪式感。从主门进入第一院落,院落东侧



是东边延伸出来的房屋,西侧也有一排屋,主要是用来放清扫工具等其他杂物的,屋的中间,有一条通往嘉惠小学的过道。在第一与第二院落的隔墙,上半截是透花砖墙,两院隔而不堵,透而不露。第二院落,北屋为正房,前出厦式,据说这个院落是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从第二院落继续向北

民间传说

朱婉婉赶集

何志书

话说店子街逢四九大集。每到集日,朱婉婉便提着竹篮,走上八九里的路程去赶集,置办油盐酱醋。

那么朱婉婉是谁呢?她呀,是张稽若先生的夫人。可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女人哪有赶集的?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

说来这夫人也是不同凡响,长着一双大脚!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衡量妇女美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唐朝的女人以丰腴为美,雍荣华贵;清朝的女人则以小脚为美,三寸金莲。明末清初年间,男人时兴留辮子,女人盛行缠小脚。女人缠小脚是件惨无人道的事。当女孩长到五六岁时,做父母的就硬硬地把女孩的双脚往脚心里折去,然后,用粗布紧紧地裹起来,裹得越结实越好,越小越好,使脚板畸形生长,慢慢地长成小脚,冠其名曰“三寸金莲”。这样,女人走路来站不稳,晃悠悠,扭扭捏捏,认为那才是美。不然,一双大脚,连个婆家也找不到,那才叫人笑话。

张稽若思想解放,主张女人要放脚。他反对把女人关在家里做奴隶,任丈夫摆布使唤。他订亲时,不管父母同意不同意,非要一个大脚板,不缠脚的姑娘为妻。这年,他把没缠脚的大脚姑娘朱婉婉娶进了家。这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

朱婉婉聪明贤惠,泼辣能干,上敬父母,下尊弟妹,体贴丈夫,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从早到晚,一双大脚跑个不停,一心让丈夫研究学问。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这天,朱婉婉又去店子街赶集。店子街集市上有个“德胜酒家”,生意兴隆。店内有个伙计,姓王,名小二,长得獐头鼠目,三十出头了,还是光棍一条,见了女人就直眼,最爱跟女人开玩笑。四九集上,生意自然比平日红火。他每集都看见朱婉婉提个竹篮赶集买菜,便生出个怪念头,想看看女人的大脚是个啥样。无奈朱婉婉穿着长裙,一双大脚严严实实地裹在里面,根本露不出来。王小二想来看看,想出了个馊主意。

又逢集,朱婉婉依旧赶集来了。王小二早早地准备好一盆泔水,待朱婉婉走到“德胜酒家”门前,一下子泼到了地上。正泼在朱婉婉的脚跟前。朱婉婉吓了一跳,本能地把裙子提了起来,生怕弄脏了。这一提裙子不要紧,一双大脚露了出来。

“都来看啊,都来看大脚!”这下可乐坏了王小二。

朱婉婉原以为伙计无意失手,本没当回事,可王小二这么一喊,加之戏谑地一笑,她立刻明白了,也顾不得地上的水了,连忙把裙子放下,遮住了自己的那双大脚。裙子拖了一地泥,气得集也不赶了,羞恼得差点哭出来,捂着脸回了家。

朱婉婉回到家,把菜篮子一扔,呜呜地哭了起来。

得有胆量不怕看。”

“你说得轻巧,叫人多难为情呀。”夫人反驳道。

“男女平等嘛,啥事都得有个带头的。女人不缠小脚,从家里解放出来,跟男人一样,你应该感到光彩才是。”张先生开导她说。

“说是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笑话,叫人多不好意思。”夫人破涕为笑了。

张先生见夫人气消了大半,又看了看空着的菜篮子说:“别哭了,想开点。天还早,再上街买菜去吧,我给你出出这口气,行了吧?”

“这口气你咋出?”夫人半信半疑地问。

“咋出你就甭管了。”先生说,“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保准你心里痛快。”先生说着,操起剪刀,剪了个兔耳朵,放在夫人的左手心里,又剪了个兔耳朵,放在夫人的右手心里,嘱咐道:“路上,你千万别把小兔耳朵放在一个手里。到了‘德胜酒家’门前,就是王小二泼泔水的那个地方,你先把小兔放下,再把小兔狗放下就行了。然后,你啥也甭管,只管买菜去就是!”

朱婉婉按照先生的嘱咐,来到“德胜酒家”门前,先把小兔放下,接着又把小兔一放。这一放不要紧,小兔活了,跑进了“德胜酒家”。小兔也活了,朝小兔撵去。刹那间,“德胜酒家”内传出客人的惊吓声,还有盘碗破碎的破碎声。原来,那只小兔被小狗撵得四处乱窜,一会钻到桌下,一会钻到厨房,一会儿钻到客人脚底下。那只小兔就在后面穷追不舍,桌上桌上,乱窜乱跳……桌子翻了,板凳歪了,酒瓶碎了,椅子断了。客人们一哄而散,纷纷跑出酒店,在门外看傻了眼。

店内依旧狗撵兔子两较劲,兔子上蹦下跳拼命逃,狗在后面拼命追。店门口看热闹的人越集越多,围了个水泄不通。

伙计连忙抄起扫帚,拿起棍子,在店内逮兔子打狗,逮了半天逮不着,打了半天打不着,咋轰也轰不走,咋撵也撵不走。那王小二的脸上还被兔子蹬了一脚,被狗扒了一把,流出了血。

神了!天底下哪有这种事?聪明的刘掌柜眨眨眼,似有所悟,便没好气地问:“伙计们谁得罪了张先生?”脸上还流着血的伙计王小二,刚才就明白是他惹的祸,这回也不隐瞒,干脆脆地回答:“是我。”接着,王小二就把泼泔水,看张先生夫人大脚的事说了出来。刘掌柜见店内狗撵兔子没完,也顾不得训斥王小二,气愤地一甩手,直奔张先生家。刘掌柜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来到张先生家,那个狼狈相就甭提了。见到朱婉婉正在院里不慌不忙地摘菜,上前就跪下了。

“请夫人多多原谅,都是我管教不严……”

“快起来,快起来。”朱婉婉笑着施礼,“先生在书房呢。”

刘掌柜爬起来,进了张先生的书房,就跪下了:“都是我的错,求先生发话,快别叫那狗、玉兔折腾了,店里闹得乱七八糟,连个团圆盘子碗都没有了。你大人不计小

人过,都是我的错……”

朱婉婉听刘掌柜说店内盘子碗都砸了,心疼起来,也走过来向张先生求情道:“做个生意不容易,快别让那玉兔天狗闹腾了!”

先生见夫人原谅了刘掌柜,出了那口气,朝夫人一笑,便对刘掌柜说:“回去泼泔水呀。”

一听说回去泼泔水,刘掌柜琢磨着先生还计较着那事,又磕起头来:“小人再也不敢泼泔水了,求先生……”

“我是让你回去往玉兔天狗身上泼泔水。”张先生知道刘掌柜会错了。

“啊?啊!多谢先生,多谢先生!”刘掌柜爬起来,朝先生夫人施过礼,一溜小跑回到了酒店。

“德胜酒家”被看热闹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刘掌柜咋挤也挤不进去。他急了,发疯似的扒拉开人群,挤进店内,抄起一盆泔水,朝玉兔、天狗泼过去。顿时,那玉兔、天狗软下来,现了原形,原来是纸剪的小兔、小狗。刘掌柜见状,松了一口气,看看店内乱七八糟,碎的碎、折的折、断的断,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傻了眼。众人见刘掌柜穿着长袍马褂坐在泥水里的那个狼狽样,开心地笑了。

天色渐晚,人走集散。在“德胜酒家”里吃饭的没给饭钱不说,店内还弄得乱七八糟,破烂不堪,刘掌柜伤心地哭了。

刘掌柜又朝伙计们发起了窝囊火。伙计们这才愣过神,忙着收拾烂摊子。

“慢着,慢着。”这时,一位先生站在门外说,“天不亮了,伙计们累了一天,还是早点歇息吧。记住今晚月亮升起的时候,店里无论发生什么动静,你们都不要动,不要看,只管睡觉就是。天不亮不要起床。”那先生说完,人就不见了。

刘掌柜听着这声音好耳熟,爬起来到门口看看是谁,天黑了,那先生已不见了。刘掌柜猛地想起来,这是张稽若先生的声音。于是,匆忙吃了一顿饭,打发伙计们早早睡了。

夜至三更,万籁俱寂。刘掌柜和伙计们哪能睡得着,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鸡叫头遍后,只听得店铺内拉锯声、锯盒子锯碗的金钢钻声响成一片,一直到鸡叫三遍,这声音才慢慢停了下来。

天亮了。刘掌柜红着一夜没合的眼,一下爬起来,跑到店铺一看,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折断的桌椅板凳,依旧干干净净地立在那儿,破碎的锅碗瓢勺,盆子碗子一个也不少地摆在了桌上。伙计们听见刘掌柜起来了,提着裤子就跑到前店铺,同样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王小二张着个大嘴,久久没有合上。“这不是做梦吧?”刘掌柜高兴地想,伸手朝着自己的左腿使劲拧了一把,才知自己醒着,不是梦。他还是不放心,又朝着大嘴发傻的王小二大腿上也拧了一把,王小二疼得尖叫了起来,一蹦老高。这真的不是梦。伙计们这个摸摸桌子,那个摸摸凳子,你看我,我看看你,都开心地笑了。

据传“德胜酒家”里的桌椅板凳全是修补的,锅碗瓢勺全是用锯锯过的,颇有特色。“德胜酒家”从此生意更火了。

英烈小传

革命烈士江兰馨同志

江兰馨,化名江精干、江先民,生于一九一八年,卒于一九四〇年,今新市镇江店村人,济阳师范讲习所毕业。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去冀鲁边区军政干校学习,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回济阳后积极发展民先队,建立抗日地下联络站。他的活动范围,东至仁风,西北至临邑,南至城关、稍门,为我党播下了革命火种。

一九三九年,江兰馨同志调任禹县任四区区长,当时四区日伪军猖獗,据点甚多,狗腿子特务遍布全区,又有系统的伪保甲政权,可谓日伪控制的铁壁区。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江兰馨同志只身一人,手无寸铁,从容而去,直插敌区中心。他选定段家村曹角店为立足点,秘密串联,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统一战线”,组建区队、区政权。开展锄奸活动,打击极端反动势力,分化瓦解敌人,提高广大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因此,不久区队从一人、三五人,发展到五十余人;武器装备从无到有,发展到三十余支枪。区队的活动范围,从几个村扩大到全区及太平寺和二区一部分。当时,伪乡保甲长思想动摇,绝大多数倾向我方。江区长开会,他们按时参加,布置任务——照办。如:掘交通沟、割电线、缴农业税、办抗日学校等,均按时完

地名演绎

由“镇州”变“回河”

今天的回河在过去不叫回河,叫镇州。至于改名的缘由,从人们的传说中可以得知,这与当年的黄河发大水和张稽若施展神法改道泄洪一事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济阳沿黄一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黄河曲曲九九道弯,九九道弯里有九九位神仙,九九位神仙保佑着九九方土,九九方土上养活着百姓九九九十万。

如果说这首神化的民谣代的地域还比较笼统,那么在另一首民谣中,则对地点和人物讲述得就非常具体了。民谣唱道:黄河在济阳有一弯,这个弯在古城镇州边。镇州经常闹洪水,只因少个神仙管。自从高庵手一划,黄河改道不泛滥。

这段高庵先生张稽若手指一划,黄河改道的故事,在镇州可谓妇孺皆知。

谁都知道黄河是地上河,高出地面十多米。每年黄河发大水,洪水满槽的时候,浪涛拍岸,发出哗哗的声响,令人心惊胆战。据史料记载,这儿有过几次决堤,当时决堤的场景史书上这样描述:大堤撕开一个口子,随即越来越大,洪水裹着树木泥沙破堤而出,足有十米高,大水咆哮着横冲直撞,一泻千里。洪水带来的强大冲击力,把碗口粗的树木连根拔起,房屋瞬间夷为平地……

黄河水从济南派口直奔济阳,至镇州这儿河道突然变窄,并且拐了一个死弯。洪水一来,这个死弯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眼有几个院落那么大。日久天长,淤来淤去,就淤出个老龙湾。老龙湾深不见底,诡异莫测。每到子夜时分,老龙湾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老人们说那是龙王在吼叫,如果老王的吼叫声由低沉变得刺耳,那就是黄河又要开口子了。

话说清末时期,这年的中秋节晚上,人们在家里正高高兴兴地吃月饼、赏圆月,却突然听到老龙湾传来了

两院,北院为主宅,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南院为次宅,由客厅、西厢房、南倒房和大门组成。

此时修缮工程还没有完成,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的作业中,为了不影工作的工作,记者顺着一条小路来到后花园,此时后花园还没有完成修缮,地面刚经过翻新,还没有种植植物。“我们会在这里种上满园的波斯菊,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陈维华表示,后花园的修缮将是第三期工程的收尾之作。据了解,修缮工程计划分四期进行。目前,一二期工程已经完成,第三期工程将在10月底完工。

充分利用 老宅今后将变身多种展馆

新中国成立后,卢氏旧居收归国有。1951年以来先后做过县里的粮食仓库和村小学,后来处于闲置状态。2013年被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5年2月2日开始,卢氏旧居正式开始第一期修缮工程的施工。“我们的修缮标准是‘修旧如旧’,最大特点是使用原材料来还原旧居最具风采的外观。”王邕说,在修缮工程的用料上,我们最大限度的使用了原材料,尽量还原一幢原汁原味的老建筑。

与其他老建筑一样,在这座民国旧居也有一段老故事。据了解,这座建筑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卢永祥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家境贫寒,只读过二年私塾。于1890年参军,两年后即由士兵升为哨长。1895年被派往山海关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被袁世凯聘为新军军官。在天津小站练兵,与段祺瑞、王士珍等成为密友,后来一同成为皖系军阀的骨干。此后连年征战,卢永祥在风雨飘摇中辞职,最后隐居天津,1933年病逝,时年67岁。

现在看,卢氏旧居确实具有旧时达官贵人将军府邸的气派。据说它的设计图则是卢永祥在担任江浙地区军政要职时让专家设计的,它的布局风格,有着清幽的时代烙印。卢永祥在外40余年,极少回家,但乡土观念颇重,曾出资在济阳县修建水坝、学校、民刑看守所及印刷《济阳县志》(民国版)等。

据介绍,结合文物本体的修复,还将同步考虑旧居的利用,由于其现存的房屋空间规模较大,且分布合理,下一步将计划建立卢(永祥)督军纪念馆、张穆若(尔岐)纪念馆、华北地区民俗(农耕文明)历史陈列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

成。否则必将受到制裁。江区长经常对广大群众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揭露日寇以华治华的阴谋,以及日伪军蹂躏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听众深受感动,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以身作则,带领区队和群众掘交通沟、割电线、截汽车、拔据点,神出鬼没袭击敌人。仅一年时间,打死打伤鬼子数百名,伪军五六百名,勒奸五十余名,烧毁汽车一辆,割电线十余次,掘交通沟百余里,迫使敌人犹如困难难以出逃。

因此,日伪视江区长为眼中钉、肉中刺,指使特务四处刺探我区队行动。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一日,由于叛徒告密,日伪纠集四个据点的二百余人,配有七八挺机枪,包围了正在姜家村开会的区队,江区长立即组织突围。在突围中,江区长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二岁。

后来,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江区长胆量大,空手赤拳到段家,先串联后开会,壮大力量搞区队,挖道沟割电线,截汽车拔据点,弄得鬼子瞪白眼。”

现在保存的烈士遗物有:江兰馨同志学生时代(五年级)读过的教科书《国语》一本,《历史》一本,用过的砚台,在师范毕业时的照片一张。

刺耳的吼叫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吓得小孩直往大人怀里钻。“坏了,黄河又要开口了!”镇州的人们心里一惊,节日的兴致顿时一扫而光。他们顾不得满地正在收割的庄稼,也顾不上圈棚里喂肥的牛羊和家产,纷纷扶老携幼离家出逃。

“黄河要开口了,快跑啊!”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一村传过一村,村村乱作一团,一窝蜂似的向着济南方向逃命而去。

正在熟睡中的张穆若,被爹娘从梦中惊醒。他胡乱摸了件衣裳披上,兄弟几人牵着爹娘的手,也加入了向南逃命的队伍。他一边跑,一边问:“出啥事了?”爹娘一边跑,一边把镇州老龙湾要开口子的事情说给了他。他跑着跑着停止了脚步,对爹娘说:“别跑了,黄河口子开不了!”说着,他挣脱开爹娘的手,一个人朝镇州老龙湾方向狂奔而去。爹娘哪能放心他啊,就跟在后面追赶着。

张穆若来到老龙湾一看:果然,黄河水咆哮着,翻滚着;那个巨大的漩涡,在月色中拧成一个深深的黑洞,发出了闷雷般的吼声。堤岸上的土哗啦啦地塌落下去,眼看着大水就要破堤而出。他不顾一切地爬到堤岸的最高处,借着月光顺着黄河审视了片刻,看到镇州之所以洪水容易决堤,就是因为这里的河道太窄和这个死弯造成的。于是,他双手合十,两眼微闭,嘴里开始念叨着什么,然后双手从西往东长长地一划,顿时在对岸划出了一道宽宽的大渠,只见黄河水哗哗地顺着这个大渠向东流去。

刹那间,黄河改道了,河道拓宽取直了。黄河水顺畅当地往东流去,老龙湾的那个漩涡顿时不见了。“乡亲们,洪水退了!都回家吧!”张穆若的爹娘站在大堤上,向着仍在拼命逃亡的众人喊起来。

“洪水退了!洪水退了!回家了!”人们在夜色中呼喊,竞相传递着兴奋的消息。

从此黄河改道经过镇州老龙湾,向南回转了整整一个河道。当地人为了纪念黄河改道,便把地名“镇州”改称为“回河”了。

(据《回河镇志》)